

朝鲜汉字音中汉语重组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张俊翼

[提要] 重组是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系的重要语音对立现象。学术界大多认为重组音节的对立是介音的差异。不少学者认为, 朝鲜汉字音里有重组对立, 而且也是介音的差别, 有的学者还提出是 -i- 和 -u- 的对立。但是, 通过仔细分析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中的朝鲜汉字音, 我们发现朝鲜汉字音表现的重组对立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朝鲜语只有一个介音 -i-, 在朝鲜语固有音节制约因素的约束下, 有时不得不予以折合、调整, 以便汉字音进入朝鲜语音系, 因此朝鲜汉字音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古汉语的实际语音。根据分析, 朝鲜汉字音重组韵里的唇音和舌齿音声母后无法表现重组两类介音的区别; 喉牙音声母的音节则表现为重组 A 类带介音 -i-, 重组 B 类不带介音。虽然朝鲜语汉字音表现的重组对立残缺不全, 但朝鲜汉字音喉牙音声母音节所表现出的重组 A、B 两类的差别, 确实可以佐证重组是中古汉语音系中真实存在过的语音对立, 用介音性差异予以解释也最为合理。

[关键词] 汉语中古音 朝鲜汉字音 重组 音节制约

一 引言

《切韵》系韵书里的某些唇牙喉音声母的三等韵, 在韵呼相同的情况下, 存在两组对立的反切形式, 早期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将此类韵分列于三、四等。比如,《广韵》支韵有“牺, 许羈切”和“谔, 香支切”两个反切音节, 这两个反切的上字“许、香”同为晓纽; 下字“羈、支”同韵同呼, 但在韵图中, 前者置于三等, 后者置于四等。这类三等韵包括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个韵系。学界一般把韵图中置于三等的称为重组 B 类, 置于四等的称为重组 A 类。

清人陈澧最先发现《切韵》音系中的重组现象, 提出声母同类而小韵重复出现为“重组”, 并在《切韵考外篇》卷二里分析、整理过这种对立现象。从 20 世纪上半叶, 学界才开始持续关注这一现象, 出版了很多研究论著, 并提出了关于重组 A、B 类区别的不同观点, 如元音说(董同龢 1948; 周法高 1948)、声母说(王静如 1941)、介音说(有坂秀世 1937; 陆志韦 1939)等。迄今为止, 学界虽曾存在过不同的认识, 但是重组 A、B 类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介音的差异这一认知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李秀芹(2006)整理了不同学者构拟的重组介音, 如表 1。

表 1 各家重组介音构拟表^①

	藤堂 1954	丁 1997	麦 1992	郑张 1997	潘 1982	黄 1996	王 1948	郑 1994	有坂 1937	张 2000	龙 1970	蒲立本 1999
A 类	-j-	-i-	-i-	-i-	-i-	-i-	-i-	-i-	-i-	-i-	-ji-	-y-
B 类	-rj-	-rj-	-ri-	-ru-	-u-	-i-	-i-	-i-	-i-	-j-	-j-	-i-

各家对重组介音的构拟形式虽有不同，但实则大同小异，一般认为重组 A 类介音是元音性的 -i- 类音，B 类介音则为带 -r- 音色彩的辅音性音。有的学者拟 B 类为 -rj- 或 -ru-，也有学者把 B 类介音拟为 -j- 类或 -u- 类音。值得注意的是，-j- 类和 -u- 类音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j- 是具有半元音性质的辅音，而 -u- 则是后高展唇纯元音；而且，-j- 与 -i- 在发音及音值上具有近似性。学术界对汉语中古音时代是否还存在 -r- 类介音，仍有争议。总体而言，拟重组 B 类介音为 -j- 类音的学者稍多一些，为方便讨论朝鲜语汉字音的重组表现，本文暂取 B 类介音为 -j- 的构拟形式。

在朝鲜语汉字音研究中，中古汉语音系是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为方便讨论问题，参考邵荣芬（1982）、郑张尚芳（2003）、张玉来（2009）的拟音体系，我们设定的汉语中古音拟音体系如表 2。本文中带星号的汉语中古音拟音形式即根据此拟音体系。

表 2 中古汉语韵母拟音体系^②

等	一	三	三	二	三	二	三（四）	四	三（四）	一	三	一	二	一	三	一	三
介音		i	i		i		j/i	i	j/i		i				i		i
主元音	a	a	ɐ	a	a	ɛ	æ/æ	ɛ	e	ə	i	ɒ	ɒ	o	o	u	u
韵尾	-∅	歌	戈	麻	麻	佳			脂	（支）	之			鱼		模	虞
	-ŋ/-k	唐	阳	庚	庚	耕	清	青		登	蒸	江		冬	钟	东	东
	-m/-p	谈	严凡	衔		咸	盐	添	侵			覃					
	-n/-t	寒桓	元	删		山	仙	先	臻真谆	痕魂	殷文						
	-i	泰	废	夬		皆	祭	齐		微		哈灰					
	-u	豪		肴		宵	萧		幽	侯	尤						

朝鲜汉字音中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重组对立，因此倍受学者关注。有坂秀世（1937）通过朝鲜汉字音的重组对立来解释中古汉语重组介音的音值，许多后代学者（河野六郎 1968；郑仁甲 1984；潘悟云 2000；伊藤智ゆき 2007）沿袭了有坂氏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虽具体拟音形式不同，但他们也都认为朝鲜汉字音的介音“ㄹ”（-i-）反映的是汉语中古音重组 A 类

^① 表中引用的文献具体如下：藤堂明保（1954）、丁邦新（1997）、麦耘（1992）、郑张尚芳（1997）、潘悟云（1982）、黄笑山（1996）、王静如（1948）、郑仁甲（1994）、有坂秀世（1937）、张渭毅（2000）、龙宇纯（1970）、蒲立本（1999）。

^② 对表 2 中古汉语韵母拟音体系的几点说明：（1）因表格空间所限，举开口呼以赅开合，举阳声韵以赅阳入；（2）小字号的“（四）”表示重组四等韵，“四”表示正常的四等韵；（3）“支”为三等韵，但因主元音为 ə，为表格形式所限，以“（支）”形式暂寄一等下；（4）主元音为 æ 的三等韵中，除“清”外，其余皆为有重组对立的三等韵。

介音 -i-, “一” (-u- 或 -i-) ①反映的是汉语中古音重组 B 类介音 -u- 或 -ui- 中的 -u-。

比如, 支韵重组 A 类开口呼字“奇” *giə 的朝鲜汉字音是“기” ki^②, 支韵重组 B 类开口呼字“歧” *gjə 的朝鲜汉字音是“기” kwi; 脂韵重组 A 类开口呼字“弃” *k^hie 是“기” ki, 脂韵重组 B 类开口呼字“器” *k^hje 是“기” kwi。通过上类例字的朝鲜汉字音, 前贤们推断中古重组 A 类介音是 -i- (“ㅣ”), B 类介音是 -u- (“ㅡ”) (河野六郎 1968; 潘悟云 2000)。但是, 支持前贤们有关重组 B 类介音观点的只有中古汉语支、脂两韵重组字对应的朝鲜汉字音的例子, 而其他重组韵音节的朝鲜汉字音中都没有出现介音“一” -u-。比如, 仙韵重组 A 类开口呼字“甄” *kiæn, 朝鲜汉字音是“견” kiæn; 仙韵重组 B 类开口呼字“乾” *gjæŋ, 朝鲜汉字音是“견” kæn。对此类例子, 河野六郎 (1968)、潘悟云 (2000) 都认为重组 B 类介音 -u- 与主要元音 ə 合二为一了。又如, 仙韵重组 A 类合口呼字“绢” *kiuæn, 朝鲜汉字音是“견” kiæn; 仙韵重组 B 类合口呼字“眷” *gjuæn, 朝鲜汉字音是“권” kuæn。对此类例子, 二者的解释为重组 B 类介音 -u- 被合口呼介音同化为 -u-。

总之, 中古汉语重组 A 类介音“ㅣ” -i- 在朝鲜汉字音中很常见, 但重组 B 类介音“一” -u- 只在支、脂两韵中出现,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朝鲜汉字音反映的重组 B 类介音是“一” -u- 的真实性。

聂鸿音 (1984) 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与其他学者不同, 他认为中古汉语重组音节对应的朝鲜汉字音的表现反映了中古汉语重组的上古来源。保留重组对立现象的朝鲜汉字音反映的是中古汉语重组上古韵部来源的不同。比如, 支韵重组 B 类来自上古歌部, 而支韵重组 A 类来自上古支部; 来自歌部的支韵唇音字“皮” *piə、 “彼” *bjə 等的朝鲜汉字音是“피” pi, 而来自支部的支韵唇音字“卑臂” *piə、 “譬” *p^hiə、 “脾” *biə 等的朝鲜汉字音是“비” pi。上述例子中, 中古汉语重组的上古来源不同, 在对应的朝鲜汉字音中表现为声母的差异。又如, 仙韵重组 B 类来自上古元部, 仙韵重组 A 类来自上古真部, 因此对应的朝鲜汉字音也存在声母的差异 (如, “编鞭” *piæn 和“篇偏” *p^hiæn 的朝鲜汉字音是“편” p^hiæn, “变” *pjæn 及“辨辩” *bjæn 的朝鲜汉字音是“변” piæn)。中古汉语重组上古来源的不同, 在对应的朝鲜汉字音还可以表现为主元音的差异。比如, 真韵重组 B 类来自上古文部, 而真韵重组 A 类来自上古真部, 因此, 对应的朝鲜汉字音存在主元音的差异 (如“一” *ʔiet 的朝鲜汉字音是“일” il、 “乙” *ʔjet 的朝鲜汉字音是“을” ul)。反之, 如果上古来源相同的话, 朝鲜汉字音里则不出现重组对立, 比如, 中古宵韵来自上古宵部, 侵韵也来自上古侵部, 不论宵韵还是侵韵重组, 在朝鲜汉字音中都没有反映 (比如, “腰” *ʔiæu、 “妖” *ʔjæu 都是“요” io)。

的确, 有些唇音声母的朝鲜汉字音能区分重组对立, 但具体来看, 这种现象只在支、仙韵开口呼音节中出现 (如“脾” *biə “비” pi、 “皮” *bjə “피” pi、 “扁” *biæn^③ “편” p^hiæn、 “辩” *bjæn “변” piæn), 且并无规律可寻 (如支韵重组 B 类是送气音, 而仙韵却是重组 A

① 有坂秀世 (1937)、郑仁甲 (1984)、伊藤智ゆき (2007) 把朝鲜语介音“一”拟为 -i-, 河野六郎 (1968) 拟为 -u-。潘悟云 (2000) 认为中古汉语重组 B 类介音是双介音 -ui-, 且支、脂韵字对应的朝鲜汉字音很好地保存了重组 B 类的双介音 -ui-。

② 本文中, 15 世纪朝鲜语的拟音依据许雄《国语音韵学》体系 (1985:392-403)。

③ “扁”在《广韵》中共有四种反切, 分别为芳连切、符善切、方典切、薄玄切。其中, 前两种是仙韵重组 A 类的读音, 后两种是先韵的读音。不管是中古汉语重组 A 类音节还是四等韵音节, 朝鲜汉字音都保存介音 -i-。并且, “扁”的朝鲜汉字音“편” p^hiæn 的声母有可能反映的是芳连切的滂母 *p^h, 而非重组对立的反映。

类是送气音；又如支韵重组 A、B 类的“卑”**piə* 和“碑”**pjə* 都是“비”*pi*，已无法反映 A、B 类的差异，这种例外可能是因类推之类的其他复杂因素所致）。因此，对于此类声母差异的合理解释是这种现象是朝鲜语送气与不送气音的混乱所致，并非重组上古韵部来源不同的反映。此外，朝鲜汉字音从整体上看，反映的基本是中古汉语的音韵格局，而非上古音^①。

综上所述，除了支、脂韵音节以外，朝鲜汉字音似并不支持朝鲜语存在介音 *-u-* 的假设；唇音声母音节不能区分重组对立；宵、侵韵也不能区分重组对立；真韵的重组区别不是介音的差异，而是主元音的差异，以上诸种现象反映了朝鲜汉字音体系与中古汉语音系存在差异。朝鲜语与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朝鲜语本身的语音以及音节约束决定了其在借入汉字音的过程中，免不了会有“强人就我”的情况发生，许多汉字音因不得不迁就朝鲜语的音节结构而发生变异，因此，朝鲜汉字音不能准确反映借入时汉字的全部读音细节。研究朝鲜汉字音所反映的中古汉语重组现象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观察朝鲜汉字音与重组对应的具体表现，然后通过朝鲜语本身的语音以及音节特征来解释这些对应表现。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朝鲜汉字音反映重组对立的真相。

二 朝鲜汉字音重组的表现形式

为全面观察朝鲜汉字音的重组表现，我们需要探讨舌齿音声母与两类介音的拼合情况。根据陆志韦（1947:27-29）的观察，庄、知组声母字与重组 B 类介音相配，来母字在《五音集韵》中差不多全部属于三等，它也与重组 B 类介音相配；精、章组声母字与重组 A 类介音相配。平山久雄（1966）通过“类相关”论证，证明陆志韦的观察基本正确。

除声母和介音的拼合情况外，我们也需要探讨朝鲜汉字音重组韵韵母的表现形式。学界一般认为外转的三等宵、仙、盐、祭韵的主元音是前低元音 *ɛ* 或 *æ*，内转的脂、真、侵韵的主元音是 *e* 类的前高元音。支韵有些特别，邵荣芬（1982）、黄笑山（1996）、郑张尚芳（2003）等认为支韵主元音也是前低元音 *ɛ*、*æ*，张玉来（2009）通过内外转元音音值差异的对比，论证了支韵不得拟为低元音 *ɛ*、*æ*，可拟为与微韵相配的央元音 *ə*。

15、16 世纪朝鲜语的七个元音（“ㅏ” *a*、“ㅓ” *ə*、“ㅗ” *ʌ*、“ㅡ” *u*、“ㅜ” *o*、“ㅜ” *u*、“ㅣ” *i*）中，没有 **æ*、**ɛ*、**e* 类前元音，与中古汉语 **ə*^②、**e* 类元音对应的朝鲜语元音是“ㅡ” *u*、“ㅣ” *i* 类的高元音；与 **æ*、**ɛ* 类的前低元音对应的朝鲜语元音是央元音“ㅓ” *ə*，此外，朝鲜语元音“ㅜ” *o* 对应宵韵的韵母 **æu*，这是因为古朝鲜语中没有 *-əu* 类韵母。

中古汉语重组韵的主元音与其对应的朝鲜汉字音元音的详细比较，见表 3。

^① 河野六郎（1968）认为朝鲜汉字音受到过多层次古汉字音的影响，但是其借用的主体历史层次是中古音后期《一切经音义》（806）时代的语音。朴炳采（1971）发现与蟹摄对应的朝鲜汉字音还保存着重韵的差异，比如，“盖”**kai* “개” *kai*、“概”**kəi* “개” *kai*，因此他认为朝鲜汉字音主要借用《切韵》时代（601）的汉字音。总之，朝鲜汉字音的主体历史层次是汉语中古音，而不是上古音。

^② 需要注意，朝鲜语元音“ㅓ” *ə* 与支韵主元音 **ə* 虽符号相同，但并不具有对应关系，需明确区分。朝鲜语元音“ㅓ” *ə* 用于对译中古元音 **æ*，而用元音“ㅡ” *u* 对译中古汉语登（**əŋ*）、痕（**ən*）韵主元音（比如，“登”**təŋ* “등” *tun*、“痕”**yən* “흔” *hun* 等）。此外，朝鲜汉字音一律用“ㅡ” *u* 对应中古汉语止摄的支（**ə*）、脂（**e*）、之（**i*）韵，这也反映了中古汉语止摄的元音音值本身具有相似的语音特征。

表3 《切韵》支、脂、宵、真、侵、仙、盐、祭韵主元音与朝鲜汉字音元音比较

	内转				外转			
	支	脂	真(諄)	侵	祭	仙	盐	宵
汉语中古音	*ə	*e	*e	*e	*æ	*æ	*æ	*æ
朝鲜语对应	“ㅈ” ui、“ㅊ” i	“ㅡ” u、“ㅣ” i			“ㅏ” ə			“ㅓ” o

本文朝鲜汉字音基于河野六郎(1968)、伊藤智ゆき(2007)、权仁瀚(2009)调查的15、16世纪朝鲜语^①的汉字音材料。本文所用的不是他们调查的所有朝鲜汉字音,而只包括现代朝鲜语里常用的3500个汉字。我们不取生僻字^②的汉字音,因为此类汉字音可能是以韵书规定的音加以类推而产生的。因空间所限,朝鲜汉字音相同的重组音节,即使中古音韵地位稍异,表内只举一个代表汉字及对应的朝鲜汉字音。比如,“揭” *kjæi、“憩” *kʰjæi、“偈” *gʲjæi对应的朝鲜汉字音都是“계” kəi,因此表内仅列“揭” *kjæi及其朝鲜汉字音“계” kəi。

表4 15、16世纪朝鲜汉字音的重组表现

韵类 声母	外转祭韵重组 A 类开口呼 *iæi	同韵重组 B 类开口呼 *jæi
喉牙	艺 *ŋiæi 예 iəi	揭 *kjæi 계 kəi
唇	蔽 *piæi 폐 pʰiəi	袂 *miæi 매 miəi
舌齿	祭 *ʈiæi 제 ʈiəi	世 *eiæi 세 siəi
例外	逝 *ziæi 시 siə	滞 *dʲjæi 테 tʰiəi
	例 *ljæi 례 riəi	
	外转祭韵重组 A 类合口呼 *iuæi	同韵重组 B 类合口呼 *juæi
舌齿	岁 *siuæi 세 siəi	芮 *ŋʲiuæi 예 iəi
例外	赘 *ʈeuæi 궐 ʈʰiuəi ^③	
	内转支韵重组 A 类开口呼 *iə	同韵重组 B 类开口呼 *jə
喉牙	奇 *kiə 기 ki	羈 *kjə 기 kwi
唇	卑 *piə 脾 *biə 弥 *miə	牺 *xjə 희 hwi
		宜 *ŋjə 의 wi
		碑 *pjə 皮 *bjə 靡 *mjə

^① 为称说方便,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下文中也将15、16世纪朝鲜语省称为古朝鲜语。

^② 生僻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现代朝鲜语口语中常用的朝鲜汉字音在15世纪朝鲜语文献里也常见,但是需要注意例外。比如,“秒” *miæu 的朝鲜汉字音“초” tʰo 在现代朝鲜语(韩国语)口语中常用,但是15世纪朝鲜语文献中没有出现。

^③ 本文认为“궐” ʈʰiuəi 可能是《东国正韵》强制性规范的朝鲜汉字音。“赘”的现代朝鲜语读音是“궐” tʰwe,它很可能经历了如下的语音演变过程: *ʈʰiuəi > *ʈʰjuəi > tʰwe。

	ㅍ pi	ㅍ pi	ㅁ mi	ㅍ pi	ㅍ pʰi	ㅁ mi
舌齿	只 *tɕiə 지 tsi 紫 *tsʰiə 즈 tsʌ	侈 *tɕʰiə 치 tsʰi 此 *tsʰiə 츠 tsʰʌ	施 *ciə 尔 *ŋɕiə 시 si 스 sʌ ^①	知 *tɕə 디 ti	驰 *dɕə 티 ti	离 *ljə 리 ri
例外	儿 *ŋɕiə 스 zʌ ^②			技 *kɕə 기 ki ^③		
	内转支韵重组 A 类合口呼 *iuə			同韵重组 B 类合口呼 *juə		
喉牙平	规 *kiuə 규 kiu			麾 *xjue 휘 hui 危 *ŋjuə 위 ui		
喉牙仄				诡 *kjue 궤 kuəi 毁 *xjuə 궤 huəi 委 *ʔjuə 위 ui		
舌齿	吹 *tɕʰiuə 츄 tsʰiu	隋 *ziuə 슈 siu		锤 *dɕjuə 툼 tʰiu 累 *ljue 류 riu		
例外	瑞 *ziuə 서 siə					
	内转脂韵重组 A 类开口呼 *ie			同韵重组 B 类开口呼 *je		
喉牙	弃 *kʰie 기 ki	伊 *ʔie 이 i		器 *kʰje 기 kuɪ		
唇	比 *pie 비 pi			鄙 *pje 비 pi 眉 *mje 미 mi		
舌齿	旨 *tɕie 지 tsi 谄 *tsi 즈 tsʌ	尸 *ciə 시 si 次 *tsʰi 츠 tsʰʌ	二 *ŋɕie ㄷ zi 私 *si 스 sʌ	迟 *dɕje 디 ti	雉 *dɕje 티 tʰi 尼 *nɕje 니 ni 梨 *lje 리 ri 师 *ʃje 스 sʌ	
例外	饥 *kie 궤 kuɪ ^④			机 *kie 궤 kuəi 嗜 *zie 기 ki ^⑤ 寐 *mie 미 mi ^⑥		
	内转脂韵重组 A 类合口呼 *iue			同韵重组 B 类合口呼 *jue		
喉牙平	葵 *giue 규 kiu			龟 *kjue 궤 kui		
喉牙	癸 *kiue			轨 *kjue		

① 支、脂韵精、庄组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韵母是 ʌ，章组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韵母是 i，河野六郎（1968）认为朝鲜汉字音的这一情况反映的并非中古汉语的语音情况，而是近代汉语音 ɿ 和 ʮ 的反映。

② 根据河野六郎（1968）的观点，这个朝鲜汉字音反映的可能也是近代汉语的语音。

③ “技” *kɕə 的朝鲜汉字音 “기” ki 可能是 “岐” *giə 的朝鲜汉字音 “기” ki 类推产生的。

④ 朝鲜汉字音中，带声符“几”的字语音都不合规则，也没有规律，比如此处的“饥”和“机”。

⑤ “嗜” *zie 的朝鲜汉字音 “기” ki 可能是 “耆” *gie 的朝鲜汉字音 “기” ki 类推产生的。

⑥ “寐” *mie 的朝鲜汉字音 “미” mi 可能是“妹昧” *mubi 的朝鲜汉字音 “미” mi 类推产生的。

仄	계 kiei				궤 kuai									
舌齿	锥 *tɕiue 쥬 tɕʰiu		虽 *siue 쑤 siu		追 *tjue 뎡 tɕʰiu		垒 *ljue 류 riu		衰 *ʃjue 쇠 soi					
例外	醉 *tsiue 쥬 tɕʰiui		悴 *dɕiue 쥬 tɕʰiuiəi		愧 *kjue 괴 koi ^①		椎 *dɕjue 퇴 tʰoi ^②		帅 *ʃjue 쑤 siu					
	外转宵韵重组 A 类开口呼 *iæu				同韵重组 B 类开口呼 *jæu									
喉牙	腰 *ʔiæu 요 io				骄 *kjæu 교 kio		妖 *ʔjæu 요 io							
唇	标 *piæu 표 pʰio		妙 *miæu 묘 mio		表 *pjæu 표 pʰio		庙 *mjæu 묘 mio							
舌齿	照 *tɕiæu 조 tɕʰio		焦 *tsiæu 조 tɕʰio		宵 *siaeu 소 sio		饶 *ŋɕiæu 조 zio		朝 *tjæu 조 tio		超 *tʰjæu 조 tʰio		疗 *ljæu 료 rio	
	外转仙韵重组 A 类开口呼 *iæn/iæt				同韵重组 B 类开口呼 *jæn/jæt									
喉牙 舒	甄 *kiæn 견 kien ^③				乾 *gjæn 견 kæn		焉 *ʔjæn 언 ən							
喉牙 促					杰 *gjæt 걸 kəl									
唇 舒	便 *biæn 변 pæn		篇 *pʰiæn 편 pʰiæn		绵 *miæn 면 mæn		变 *pjæn 변 pæn		免 *mjæn 면 mæn					
唇 促	鳖 *piæt 별 piəl		灭 *miæt 멸 miəl		别 *pjæt 별 piəl									
舌齿 舒	煎 *tsiæn 전 tɕʰiæn		迁 *tɕʰiæn 전 tɕʰiæn		仙 *siaen 선 siæn		然 *ŋɕiæn 전 zæn		展 *tjæn 전 tiæn		连 *ljæn 련 riæn			
舌齿 促	折 *tɕiæt 절 tɕʰiəl		薛 *siaet 설 siəl		热 *ŋɕiæt 설 ziəl		彻 *tʰjæt 털 tʰiəl		列 *ljæt 렬 riəl					
	外转仙韵重组 A 类合口呼 *iuæn/iuæt				同韵重组 B 类合口呼 *juæn/juæt									
喉牙 舒	绢 *kiuæn 견 kien				眷 *kjuæn 권 kuæn									
喉牙 促	缺 ^④ *kʰiuæt 결 kiəl													
舌齿 舒	全 *dɕiuæn 전 tɕʰiæn		泉 *dɕiuæn 전 tɕʰiæn		宣 *siuæn 선 siæn		传 *dɕjuæn 전 tiæn		恋 *ljuæn 련 riæn					

① “愧” *kjue 的朝鲜汉字音 “괴” koi 可能是“槐” *yuei 的朝鲜汉字音 “괴” koi 和“块(塊)” *kʰui 的朝鲜汉字音 “괴” koi 类推产生的。

② 古朝鲜语文献的记载疑有误。现代朝鲜汉字音是“추” tɕʰu (音变过程: *tɕʰiu > *tɕʰju > 추 tɕʰu)。

③ “甄”在《广韵》中有两种反切形式,即侧邻切(真韵章母开口呼)和居延切(仙韵见母重组 A 类开口呼)。朝鲜汉字音“견” kien 反映的是“居延切”的读音。

④ “缺”在《广韵》中有两种反切,倾雪切(仙韵溪母重组 A 类合口呼)和苦穴切(先韵溪母合口呼)。不管重组 A 类韵还是四等韵,喉牙音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都带介音 -i-, 合口呼介音 -u- 脱落。

舌齿 促	绝 *d̥ziuæt 절 tsiəl	雪 *siuæt 설 siəl	辍 *t̥juæt 떨 t̥hiəl	劣 *ljuæt 렬 riəl	
例外	拙 *t̥eiuæt 졸 tsol		椽 *d̥juæn 연 iən ^①	颧 *g̥juæn 관 koan	
	内转真韵重组 A 类 *ien/iet		同韵重组 B 类 *jen/jet		
喉牙 舒	紧 *kien 긴 kin	因 *ʔien 인 in	仅 *gjen 근 kun	银 *ŋjen 은 un	
喉牙 促	吉 *kiet 길 kil	诘 *kʰiet 힐 hil	一 *ʔiet 일 il	乙 *ʔjet 을 ul	
唇 舒	宾 *pien 빈 pin	民 *mien 민 min	彬 *pjen 빈 pin	旻 *mjen 민 min	
唇 促	必 *piet 필 pʰil	蜜 *miet 밀 mil	笔 *pjɛt 필 pʰil	密 *mjet 밀 mil	
舌齿 舒	津 *tsien 진 tsin	亲 *t̥shien 친 t̥shin	新 *sien 신 sin	人 *ŋzien 인 zin	
舌齿 促	疾 *d̥ziɛt 질 tsil	七 *t̥shiet 칠 t̥shil	悉 *siet 실 sil	日 *ŋziɛt 질 zil	
例外	叱 *t̥ɕhet 츰 tsul	膝 *siet 슬 sul	屨 *zien 슌 siun ^②	栗 *ljɛt 를 riul	巾 *kjen 건 kən ^③
	内转淳韵重组 A 类 *iuen/iuet		同韵重组 B 类 *juen/juet		
喉牙 舒	均 *kiuen 균 kiun		窘 *gjuen 균 kun		
喉牙 促	橘 *kiuet 귤 kiul				
舌齿 舒	遵*t̥siuen 준 tsun	春 *t̥ɕhuen 춘 t̥shun	荀*siuən 슌 siun	闰 *ŋziuen 슌 ziun	屯 *t̥juen 둔 tun
舌齿 促	出 *t̥ɕhuet 츰 t̥shul	戌 *siuet 술 siul	黜 *t̥ɕjuet 툼 t̥hiul	律 *ljuet 를 riul	率 *ʃjuet 솔 sol
例外	恤 *siuet 흠 hiul		菌 *gjuen 균 kiun	椿 *t̥ɕjuen 춘 t̥shun	
	外转盐韵重组 A 类 *iæm/*iæp		同韵重组 B 类 *jæm/*jæp		

① “椽” *d̥ɟuæ̃n 的朝鲜汉字音 “연” iən 可能是“缘” *juæ̃n 的朝鲜汉字音 “연” iən 类推产生的。

② “屨” *zien 的朝鲜汉字音 “슌” siun 可能是“唇” *d̥ziuen 的朝鲜汉字音 “슌” siun 类推产生的。

③ “巾”的朝鲜汉字音形式不合规律，是由于受到朝鲜语音系制约而导致的例外。一般而言，中古汉语真韵重组 B 类喉牙音音节的朝鲜汉字音是“근” kun，真韵重组 B 类喉牙音去声音节“仅颧瑾瑾”的朝鲜汉字音仍然是“근” kun；中古汉语痕韵平声音节对应的朝鲜汉字音也是“근” kun（根 *kən “근” kun），而痕韵去声音节的朝鲜汉字音则是“근” kən（艮 *kən “근” kən），二者不同。因此，为了有别于痕韵平声音节的朝鲜汉字音，真韵平声字“巾”的朝鲜汉字音演变为“건” kən。

喉牙 舒	仄 *ɹiæm 염 iəm	俭 *kjæm 검 kəm	险 *xjæm 험 həm	奄 *ʔjæm 엄 əm
唇 舒		贬 *pjæm 뽈 pʰiəm		
舌齿 舒	占 *tɕiæm 签 *tɕʰiæm 纤 *siæm 染 *ɳziæm 점 tɕiəm 침 tɕʰiəm 섬 siəm 씌m ziəm	沾 *tɕjæm 툇 tɕiəm		廉 *ljæm 렴 riəm
舌齿 促	接 *tɕiæp 妾 *tɕʰiæp 掇 *ɕiæp 집 tɕiəp 침 tɕʰiəp 섭 siəp		猎 *ljæp 렵 riəp	
例外	潜 *dʒiæm 잠 tsam ^①	验 *ɳjæm 험 həm ^②		
	内转侵韵重组 A 类 *iem/*iep	同韵重组 B 类 *jem/*jep		
喉牙 舒		金 *kjem 금 kuəm	歆 *xjem 흠 huəm	音 *ʔjem 음 uəm
喉牙 促		急 *kjep 급 kuəp	吸 *xjep 흡 huəp	邑 *ʔjep 읍 uəp
唇		品 *pʰjem 품 pʰum ^③		
舌齿 舒	斟 *tɕiem 侵 *tɕʰiem 心 *siem 壬 *ɳziem 짐 tɕim 침 tɕʰim 심 sim 씌m zim	朕 *djem 砧 *tjem 赁 *ɳjem 林 *ljem 딤 tim 톨 tɕim 님 nim 림 rim	簪 *tɕjem 讫 *tɕʰjem 森 *ɕjem 잠 tsam 침 tɕʰam 씌m sam	
舌齿 促	集 *dʒiep 집 tsip	十 *ziep 십 sip	蛰 *dʒep 立 *ljep 涩 *ɕjep 툇 tɕip 립 rip 습 sup ^④	
例外	揖 *ʔiep 읍 up ^⑤ 甚 *ziem 习 *ziep 箴 *tɕiem 汁 *tɕiep 슴 sam 습 sup 잠 tsam 씌m tsup		泣 *kʰjep 읍 up	

① “潜（潛）” *dʒiæm 的朝鲜汉字音 “잠” tsam 可能是“簪” *tɕjem 的朝鲜汉字音 “잠” tsam 类推产生的。

② “验”的朝鲜汉字音形式不规则。15 世纪的古朝鲜语中还有“엄” əm 这种朝鲜汉字音形式。但“验”对应的朝鲜语词汇（“것그다” kʰəskwta > “꺾다” kʰəktə）在古朝鲜文献中比较常见，而“验”这个词在口语中罕用，因此现在的读音很可能是“险” *xjæm “험” həm 类推而产生的。

③ 其他侵韵字的朝鲜汉字音的主元音都是“一” u 或“丨” i，因此“品”的朝鲜汉字音形式按规则推测应为“품” pʰum，元音应是“一” u，而非“丨” u。但“品”的朝鲜汉字音形式实际为“품” pʰum，元音是“丨” u，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品”的朝鲜汉字音的主元音因为受到其前唇音声母的同化作用而演变为圆唇元音“丨” u。这种同化现象在朝鲜语中常见，比如，“불” pʰul > “불” pʰul（火）、“풀” pʰul > “풀” pʰul（草）等。

④ 古朝鲜语文献记载疑有误。现代朝鲜汉字音是“습” sap，合理的演变应为 *습 sap > 습 sap。

⑤ 朝鲜汉字音中只有“읍” up，没有“입” ip，很可能是受到了古朝鲜语的音节约制，汉字音借入时古朝鲜语音系中不存在“입” ip 这种形式的音节。

把上述表格重新分析、整理后，可以简化为表 5。

表 5 朝鲜汉字音各类声母与重组表现韵母形式配合表

重组韵	类别	喉牙		唇音	舌齿	
		开	合	开	开	合
支	A	이 i	유 iu	이 i	이 i	유 iu
	B	의 ui	위 ui 웨 uəi			
脂	A	이 i	유 iu 예 iəi	이 i	이 i	유 iu
	B	의 ui	위 ui 웨 uəi			
真	A	인 in	윤 iun 을 iul	인 in 일 il	인 in 일 il	윤 iun 을 iul
	B	은 um	운 iun			
侵	A	음 up		음 um	임 im 입 ip	
	B	음 um 읍 up				
祭	A	예 iəi		예 iəi	예 iəi	예 iəi
	B	에 əi				
仙	A	연 iən	연 iən 열 iəl	연 iən 열 iəl	연 iən 열 iəl	연 iən 열 iəl
	B	언 ən 얼 əl	원 uən			
盐	A	염 iəm		염 iəm	염 iəm 염 iəp	
	B	엄 əm				
宵	A	요 io		요 io	요 io	
	B					

通过表 4、表 5，我们可以对中古汉语重组在朝鲜语汉字音里的表现形式作如下概括：

1. 除侵韵外，其他韵系唇、舌齿音声母重组 B 类音节对应的朝鲜汉字音表现形式与重组 A 类相同，主元音是“ㅣ”i 或音节带介音 -i-。

2. 除侵、宵韵外，其他重组韵系的喉牙音声母音节对应的朝鲜汉字音能区分重组：外转开口呼对应的朝鲜汉字音以介音 -i- 有无来区分（ㅣ iə: ㅣ ə）、外转合口呼以介音 -i- 和介音 -u- 的对立来区分（ㅣ iə: ㅑ uə）；内转开口呼以主元音的差异来区分（ㅣ i: ㅡ u）、内转合口呼也以介音 -i- 的有无来区分（ㅑ iu: ㅑ u）。

3. 侵韵舌齿音声母音节主元音是“ㅣ”i，但是唇喉牙音声母音节主元音是“ㅡ”u^①。

^① 前文已经提到，唇音声母后的元音“ㅡ”u，由于受声母同化作用，常常演变为“ㅑ”u，这是朝鲜语音史上常见的语音演变现象。

4. 宵韵的音节不分重组 A、B 类，朝鲜汉字音韵母都是 “ㅟ” io。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内转庄组声母音节对应的朝鲜汉字音元音不是 “ㅣ” i，而是 “·” ㅏ (比如，“森” *ʃjem “슴” sam 等)，支、脂韵精组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元音也是 “·” ㅏ (“紫” *tʰie “즈” tsɔ)，这是由朝鲜语本身无法区分汉语中古音的三类齿音（精、庄、章组）而产生的现象，并非重组差异的反映形式。

综上所述，如果只考虑介音区别的话，唇音、舌齿音声母音节及宵韵的朝鲜汉字音中都没有表现出重组对立，重组 B 类韵的朝鲜汉字音一般都读同重组 A 类韵的音，只有喉牙音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存在重组对立反映形式。

宋兆祥（2007）认为，宵韵重组三等喉牙音声母音节，朝鲜借音作 -io，与重组四等及舌齿音声母音节相同，这表明借音所根据的汉语方言里宵韵重组三等喉牙音的介音 -i-^①已经前化为 -i- 了。其次，在朝鲜借音里，支、脂、宵、真、仙、盐、祭七个韵类的重组三等唇音字韵母分别作 -i 支脂、-io 宵、-in 真、-ien 仙、-im 盐、-iei 祭，而侵韵重组三等唇音声母音节，朝鲜借音作 -im^②。这表明，朝鲜借音时期，中古汉语里的重组三等唇音音节，除侵韵介音仍旧保持为 -i- 外，其余七个韵类的介音已经前化为 -i- 了，不再保持三四等的区别。但宋兆祥（2007）只通过朝鲜汉字音的读音情况来解释古汉字音的历史演变，没有考虑朝鲜语本身音节的制约因素。对《广韵》反切的统计结果显示，重组 B 类介音的演变是逐渐进行的，而非一次性完成的^③。朝鲜汉字音中唇音声母重组 B 类音节的介音一律变为 -i-（除了侵韵以外），而朝鲜汉字音中的喉牙音声母重组 B 类的介音几乎都没有变为 -i-（除了宵韵以外）。

我们认为，朝鲜汉字音的重组表现形式之所以如此，更合理的解释是由朝鲜语固有声韵拼合关系制约而形成的，即朝鲜语中只有喉牙音声母音节能区分重组 A、B 类介音，唇音和舌齿音声母音节不能区分重组 A、B 类介音。

那么朝鲜语中为什么只有喉牙音声母音节能区分重组 A、B 类介音呢？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通过“21 世纪世宗计划”的历史语料库和《李朝语词典》^④中 15 世纪朝鲜语音节材料来分析古朝鲜语的音节特征，主要观察的是古朝鲜语中带复合元音的音节特征。

三 朝鲜语的音节结构对汉语重组形式的制约

古朝鲜语的音节结构对朝鲜汉字音的表现形式有极大的制约作用。

① 宋兆祥（2007）认为重组三等介音是 -i-。

② 宋兆祥（2007）把 “一” 拟为 i。

③ 潘悟云（2000:42）把《广韵》中重组 A、B 两类唇牙喉音声母字的反切下字中舌齿音的类别做了一个统计：

	以	精	章	日	云	知	来	娘	庄
B 类	2	0	3	0	19	11	24	0	0
A 类	29	17	21	10	0	5	13	0	0

从反切下字的声韵拼合关系，可以看出声母所拼合的韵母与重组 A、B 类的关系。比如，上表中来母虽然偏向于拼合重组 B 类韵，但所拼合的重组 B 类韵有逐渐混同重组 A 类的趋势，由此可见，重组 B 类介音混同重组 A 类介音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

④ “21 世纪世宗计划”的历史语料库包含 1089350 个 15 世纪古朝鲜语音节，参考了 21 种 15 世纪古朝鲜文献；《李朝语词典》参考了 32 种 15 世纪古朝鲜文献。

我们先看看 15 世纪朝鲜语的元音结构。

表 6 15 世纪朝鲜语的复合元音

位置 元音	前					后	前后		
	i+	u+	Λ+	u+	o+	+i	i+ +i	u+ +i	o+ +i
ㅏ a	ㅑ ia				ㅓ oa	ㅕ ai	ㅖ iai		ㅗ oai
ㅓ ǝ	ㅕ iǝ			ㅗ uǝ		ㅖ ǝi	ㅗ iǝi	ㅗ uǝi	
ㅜ o	ㅠ io					ㅓ oi	ㅖ ioi		
ㅡ u	ㅢ iu					ㅓ ui	ㅖ iui		
· Λ						ㅓ ʌi			
ㅡ u						ㅓ uui			
ㅣ i		ㅓ uui	ㅓ ʌi	ㅓ ui	ㅓ oi				

从表 6 可知，古朝鲜语常用的开口呼介音^①只有 -i-，它能与古朝鲜语的四个元音（“ㅏ” a、“ㅓ” ǝ、“ㅜ” o、“ㅡ” u）组合；然而，在古朝鲜语中，“ㅡ” u 并不是介音。“ㅓ” uui 是复合元音，河野六郎（1968）、潘悟云（2000）等认为这是介音“ㅡ” u 和主元音“ㅣ” i 的组合形式，然而，由表 6 可以看出，古朝鲜语所有元音（“ㅓ” ǝ、“ㅜ” o、“ㅡ” u、“·” Λ、“ㅡ” u）后面都可以加元音“ㅣ” i。朝鲜语词尾 -i 有标记主语的功能，起语法功能的 -i 一定不会是主元音。历史上，在朝鲜语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音节的过程中，第二音节的声母在元音 i 前面常常脱落，形成 CVCi>CVi 形式^②。上表中的“ㅕ” ai、“ㅖ” ǝi、“ㅓ” oi、“ㅓ” ui、“ㅓ” ʌi、“ㅓ” uui 等形式都是古朝鲜语中常用的复合元音，-i 都不是主元音。金完镇（1964）、李基文（1972）、许雄（1985）把它们拟为“ㅕ” aj、“ㅖ” ǝj、“ㅓ” oj、“ㅓ” uj、“ㅓ” ʌj、“ㅓ” ujj 等。按照他们的看法，“ㅣ” i 在主元音后面变为半元音^③。因此，我们不能说“ㅏ” a、“ㅓ” ǝ、“ㅜ” o、“ㅡ” u、“·” Λ、“ㅡ” u 是介音，“ㅣ” i 是主元音，这里的 -i 只能是韵尾。因此，朝鲜语中的“ㅕ” ai、“ㅓ” ʌi、“ㅖ” ǝi、“ㅖ” iǝi 类复合元音主要与《切韵》音系的蟹摄韵对应（如“盖” *kai “개” kai、“概” *koi “기” ki、“揭” *kjæi “계” kai、“鸡” *kiei “계” kiei），与蟹摄相配的止摄韵中出现的“ㅓ” uui 类复合元音（如“期” *gii “기” kui 等），同样也是由主元音“ㅡ” u 和韵尾 -i 构成的复合元音。河野六郎（1968）、潘悟云（2000）等认为支、脂韵重组 B 类喉牙音声母音节里的“ㅡ” u 是介音的说法并不符合朝鲜语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古朝鲜语复合元音结构里的“ㅡ” u 不是介音；古朝鲜语开口呼介音只有一个，一般将其形式拟做 -i-，也有些学者将其拟为 -j-，如许雄（1985）、李基文（1972）等，但即使学者们为介音所拟具体音值不同，所用语音符号有别，朝鲜语中没有介音 -i- 和 -j- 的

^① 韩国学界在分析音节时，并不使用“介音”概念。但实际上，朝鲜汉字音的二合或三合元音结构中，首位元音发挥着和汉语音节中的介音一样的功能。为了方便讨论问题，我们称之为“介音”。

^② 比如 15 世纪古朝鲜文献中同时出现“가히” kahi 和“개” kai 两个音（意思是“狗”），我们认为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即 kahi>kai。

^③ 黄希荣（1970）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来解释现代朝鲜语的“ㅓ” uui 类音节结构。现代朝鲜人（韩国人）读“议论 의론 uiron”、“医师 의사 uisa”时，“ㅓ” uui 读成“ㅡ” u 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说明朝鲜语复合元音“ㅓ” uui 中的主要元音是“ㅡ” u。

对立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重组韵还是非重组韵,各声母音节理论上只能带介音 -i- 或 -j-, 不会出现两类介音的对立。但具体来看,朝鲜汉字音各声母与三等韵拼合的表现不同。

(1) 舌齿音

朝鲜汉字音三等韵舌齿音一般都带介音 -i- 或主元音是“ㅣ”i, 这反映了中古汉语三等韵的介音 -i- 或 -j- 在朝鲜汉字音中一律调整为同一类。

(2) 唇音

与舌齿音声母一样,朝鲜汉字音唇音声母重组韵 A、B 类音节都带介音 -i-, 朝鲜语中一个介音对应中古汉语重组的两个对立的介音,无法反映重组 A 类和 B 类介音的差异,因此重组 A 类、B 类音节的朝鲜汉字音表现形式混同。

表 7 朝鲜汉字音三等唇音字的表现

韵尾 元音	-∅	-ŋ/-k	-m/-p	-n/-t	-i	-u
*iua 阳		方 *piuaŋ 방 paŋ				
*iue 凡元废			凡 *biuem 범 pəm	藩 *piuen 번 pən	废 *piuei 폐 pʰiɛi	
*ia 庚		兵 *piaŋ 병 piəŋ				
*jæ/iæ 清盐仙祭宵		屏 *piaŋ 병 piəŋ	贬 *pjæm 뵤 pʰiəm	变 *pjæn 변 piən	弊 *piæn 폐 pʰiɛi	表 *pjæu 표 pio
*iə/jə 支	卑 *piə 비 pi					
*ie/je 脂侵真幽	比 *pie 비 pi		品 *pʰjem 품 pʰum	频 *bien 빈 pin		谬 *mieu 뉘 niu ^①
*ii/iui 蒸文微尤		冰 *piiiŋ 빙 piŋ		分 *piuin 분 pun	非 *piui 비 pi	否 *piiu 부 pu
*io 钟		封 *pionŋ 봉 poŋ				
*iu 虞东	夫 *piu 부 pu	风 *piuŋ 풍 pʰuŋ				

重组韵中的例外只有侵韵字“品” *pʰjem 的朝鲜汉字音“품” pʰum。另外,朝鲜汉字音唇音声母三等韵不带介音 -i- 的情况还有一些,非重组韵中常常有脱落介音 -i- 的现象。这些不带 -i- 的字音也与朝鲜语固有音节省限制有关。

^① “谬” *mieu 是幽韵字,但同重组 A 类一样,在早期韵图中置于四等。按照规则,“谬”对应的朝鲜汉字音形式应为“뉘” miu,但这个音节在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里比较罕见,只出现在词尾。幽韵字的朝鲜汉字音一般带介音 -i-,“谬”的朝鲜语汉字音“뉘” niu,有可能是为了拼合 -i- 而导致声母产生了变通,因为古朝鲜语对于唇音声母和介音 -i- 的拼合有严格制约;也可能是朝鲜语里其他层次的汉借词音。此处存疑,留待进一步研究和发现。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里没有出现“방”*piəŋ*、“봉”*pioŋ*、“부”*piuŋ* 类的音节^①，也几乎没有出现“분”*piun* 类的音节^②。因此，与阳、钟、东_三、文韵对应的唇音字都没有介音 *-i-*。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里只出现“뽕”*pʰiəm*，因此“贬”**pjæm* 在朝鲜汉字音中变为带送气音声母的“뽕”*pʰiəm*。15 世纪朝鲜语文献里没有出现“뽕”*puəm*，因此“凡”**biuəm* 在朝鲜汉字音中读为不带介音 *-i-* 和 *-u-* 的“뽕”*pəm*。

15 世纪朝鲜语唇音声母能与“ㅠ”*iu* 类音拼合^③，但是朝鲜汉字音中却没有出现唇音声母与“ㅠ”*iu* 类音拼合的例子（比如，“否”**piu* “阜”*pu*、“夫”**piu* “阜”*pu* 等都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借用汉字音时期的朝鲜语有更多音节约制。

值得注意的是，15 世纪朝鲜语文献中没有出现与侵韵唇音声母音节对应的“뽕”*pim*、“뽕”*pʰim*、“뽕”*mim*，因此，“品”**pʰjem* 的朝鲜汉字音为不带介音 *-i-* 的“품”*pʰum*，这个朝鲜汉字音形式反映的不是重组 B 类介音 *-u-*，而是古朝鲜语唇音声母不能拼合元音 *-i-* 的语音制约导致的结果。

总之，在朝鲜语只有一类 *-i-* 介音的情况下，中古汉语唇音音节进入朝鲜语时，如果出现 *-i-* 介音受到限制时，最可能的变通就是 *-i-* 介音完全脱落，导致无法反映重组 *-i-* 与 *-j-* 介音的差异；而在 *-i-* 介音出现不受音节拼合制约时，不管是重组韵还是非重组韵，都保留介音 *-i-*，也同样导致无法反映重组差异的结果。

（3）喉牙音

喉牙音与舌齿、唇音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先来观察朝鲜汉字音三、四等韵喉牙音音节的表现形式。

表 8 朝鲜汉字音三四等喉牙音音节的表现形式

元音 韵类	外转					内转		
	废齐祭	庚清青	严凡盐添	元仙先	萧宵	支脂之	殷真	尤幽
四等	鸡 * <i>kiei</i> 계 <i>kiəi</i>	经 * <i>kieŋ</i> 경 <i>kiəŋ</i>	兼 * <i>kiem</i> 검 <i>kiəm</i>	坚 * <i>kien</i> 건 <i>kiən</i>	尧 * <i>ŋieu</i> 요 <i>io</i>			
重组 A 类	艺 * <i>ŋiæi</i> 예 <i>iəi</i>		厌 * <i>ʔiæm</i> 엄 <i>iəm</i>	甄 * <i>kiæn</i> 건 <i>kiən</i>	腰 * <i>ʔiæu</i> 요 <i>io</i>	奇 * <i>giə</i> 기 <i>ki</i>	紧 * <i>kien</i> 긴 <i>kin</i>	纠 * <i>kieu</i> 구 <i>kiu</i> ^④
重组 B 类	揭 * <i>kjæi</i> 게 <i>kəi</i>		奄 * <i>ʔjæm</i> 엄 <i>əm</i>	乾 * <i>qjæn</i> 건 <i>kən</i>	妖 * <i>ʔjæu</i> 요 <i>io</i>	歧 * <i>qjə</i> 기 <i>kui</i>	仅 * <i>kjen</i> 근 <i>kun</i>	鸠 * <i>kjiu</i> 구 <i>ku</i>
非重组 三等	喙 * <i>xiuəi</i> 휘 <i>huəi</i>	劲 * <i>kiæŋ</i> 경 <i>kiəŋ</i> 京 * <i>kian</i> 경 <i>kiəŋ</i>	严 * <i>ŋiəm</i> 엄 <i>əm</i> 剑 * <i>kiuəm</i> 검 <i>kəm</i>	建 * <i>kien</i> 건 <i>kən</i>		期 * <i>kii</i> 기 <i>kui</i>	斤 * <i>kiin</i> 근 <i>kun</i>	

①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中也没有出现“팡”*pʰiaŋ*、“망”*miaŋ*、“퐁”*pʰioŋ*、“몽”*mioŋ*、“퐁”*pʰiuŋ*、“뽕”*miuŋ*。

② 15 世纪朝鲜语文献中只出现“분”*miun*，但这个音节仅出现在词尾，使用频次也很少（13）。

③ *iu* 只在词尾出现，可出现的音节类型及频次都不多：“부”*piu*（4）、“뽕”*pʰiu*（5）、“뽕”*miu*（19）。

④ 在早期韵图中尤韵置三等，幽韵置四等，在朝鲜汉字音中幽韵的喉牙音声母音节带介音 *-i-*，尤韵的喉牙音声母音节不带介音 *-i-*，很可能两韵之间存在重组对立。

据表8可知,朝鲜汉字音中的喉牙音声母音节表现很独特:重组A类和四等韵都带介音*-i-*、重组B类和非重组三等韵一般不带介音*-i-*(例外只有上表中的宵、清、庚三个三等韵)。除了上表中的非重组韵以外,有些三等韵,如戈、鱼、虞、微、文、阳、蒸、钟、东_三等的喉牙音声母音节也不带介音*-i-*(“迦”**kia*“가”*ka*、“居”**kio*“거”*kə*、“拘”**kiu*“구”*ku*、“希”**xii*“희”*hui*、“君”**kiuŋ*“군”*kun*、“姜”**kiaŋ*“강”*kaŋ*、“兢”**kiiŋ*“궁”*kuŋ*、“恭”**kioŋ*“공”*koŋ*、“弓”**kiuŋ*“궁”*kuŋ*)。

河野六郎(1968)、潘悟云(2000)都认为,朝鲜汉字音三等不带介音*-i-*的音节是受了重组B类介音*-u-*的影响而产生的,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u*根本就不是介音,它不可能影响其他三等韵的介音演化。

我们认为,这些不带*-i-*介音的重组B类和其他三等韵是因朝鲜语喉牙音声母音节约制而产生的。汉字音借入时期的朝鲜语中,唇音、舌齿音后的*-i-*都会发生腭化,形成*-i-*、*-j-*两个变体,*-j-*与前面的辅音紧密结合,这两组辅音音节就要保持*-i-*介音的读法,不惜牺牲重组A类和重组B类之间的界限。但是,朝鲜语喉牙音后的*-i-*介音没有发生腭化,只有一类*-i-*,在汉字音借入时期,汉语的重组A类和四等介音是*-i-*,自然用*-i-*来折合最合适。如果再用*-i-*来译重组B类,不仅会造成重组A、B类之间的混淆,而且会造成三等韵和四等韵之间的完全混淆,这是一个需要避免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朝鲜汉字音就只好将重组B类和三等韵的*-i-*介音全部丢弃。

四 结 语

重组对立是《切韵》音系里重要的语音对立现象。河野六郎(1968)、潘悟云(2000)等根据朝鲜汉字音推导中古汉语重组对立是介音的对立,并将两类介音构拟为“丨”*-i-*和“一”*-u-*。然而,基于15世纪朝鲜文献材料再来仔细观察朝鲜汉字音的重组表现时,会发现朝鲜汉字音的重组表现形式是残缺不全的,且其差异并非表现为“丨”*-i-*和“一”*-u-*的介音差异,而是根据中古汉语重组声母类别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由朝鲜语的固有音节结构制约造成的。真正表现出重组差异的只有喉牙音声母的音节,而且,其表现形式是*-i-*介音有无的差异。

朝鲜语和汉语在本质上是音节结构完全不同的语言,朝鲜汉字音是通过音译方式借入朝鲜语的,其语音形式必然受到朝鲜语音系的制约。我们认为,朝鲜语唇音和舌齿音后的介音由于受到声母的影响,容易发生腭化,因而使得重组B类的介音*-j-*得到强化而保留下来,与重组A类介音混同,因此唇音和舌齿音声母重组音节的朝鲜汉字音形式趋同,不能反映中古汉语重组A、B两类的差异;而喉牙音声母没有发生腭化,*-i-*介音只能与重组A类以及四等韵结合,为了保持与重组A类的对立,重组B类的介音*-i-*脱落,因而喉牙音声母音节的朝鲜汉字音可以反映中古汉语重组A、B两类的差异。

参考文献

- 丁邦新:《重组的介音差异》,《声韵论丛》(6),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
董同龢:《广韵重组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国立国语院:《21世纪世宗计划(历史语料库)》,2007年。<https://ithub.korean.go.kr/user/total/programManager.do>

- 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の研究》，天理时报社，1968年。
- 黄希荣：《音响音声学的分析法에 의한韩国语音韵研究》，《国语国文学》（49、50），1970年。
- 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文津出版社，1995年。
- 黄笑山：《〈切韵〉三等韵的分类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 金完镇：《中世国语二重母音의音韵论的解释에 대하여》，《大韩民国科学院论文集》（4），大韩民国科学院，1964年。
- 金 玄：《中世国语“ㄷ”의音韵论》，《语文研究》2015年第4期。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 李基文：《国语史概说》，塔出版社，1972年。
- 李新魁：《重组研究》，《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
- 李秀芹：《中古重组类型分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刘昌惇：《李朝语词典》，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64年。
- 龙宇纯：《〈广韵〉重组音值试论——兼论幽韵及喻母音值》，《崇基学报》1970年第9卷第2期。
- 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燕京学报》（26），1939年。
- 陆志韦：《古音说略》，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47年。
- 麦 耘：《论重组及〈切韵〉的介音系统》，《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 梅祖麟：《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2001年第1期。
- 聂鸿音：《〈切韵〉重组三四等字的朝鲜读音》，《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朴炳采：《古代国语의研究：音韵篇》，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1年。
- 平山久雄：《〈切韵〉における蒸职韵と之韵の音值》，《东洋学报》1966年第49卷第2期。
- 平山久雄：《重组问题在日本》，《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
-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1962]年。
- 权仁瀚：《中世韩国汉字音의分析的研究：材料篇》，博问社，2009年。
- 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宋兆祥：《朝鲜汉字音里的三等介音》，《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藤堂明保：《中国语の史的音韵论》，《日本中国学会报》（6），1954年。
- 王静如：《论开合口》，《燕京学报》（29），1941年。
- 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燕京学报》（35），1948年。
- 魏国峰：《古代韩国语音韵体系研究—传承汉字音을对象으로—》，西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许 雄：《国语音韵学》，泉文化社，1985年。
- 伊藤智ゆき：《韩国汉字音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
- 有坂秀世：《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评す》，《音声学协会会报》（49、51、53、58），1937-1939年。
- 张渭毅：《〈集韵〉重组的特点》，《中国语文》2000年第3期。
- 张渭毅：《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语言学论丛》（27），商务印书馆，2003年。
- 张玉来：《再释内外转并论及早期韵图的性质》，《语言研究》2009年第3期。
- 张玉来：《重组的历史研究》，《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
- 赵美贞：《韩国汉字音中的汉语上古音》，《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
- 郑仁甲：《论三等韵的 i 介音——兼论重组》，《音韵学研究》（3），中华书局，1994年。

郑张尚芳：《重组的来源及其反映》，《声韵论丛》（6），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周法高：《广韵重组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Chongniu* 重组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s Represented in Sino-Korean Sounds: Forms and Formation**

JANG Junik

[Abstract] *Chongniu* is an important phonological contrast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s represented in the rhyme book *Qieyun*. It is mostly agreed that the *Chongniu* contrast may be attributed to medial differences. Many scholars maintain that *Chongniu* distinc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Sino-Korean sounds, which is revealed in medial differences. Some scholars even propose that the medial contrast in Sino-Korean *Chongniu* sounds is between -i- and -u-. However, an in-depth analysis into Sino-Korean *Chongniu* sounds in 15th-century Korean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Chongniu* contrast reflected from the Sino-Korean sounds is fragmentary. Restricted by the inherent syllabic restraints in Korean phonology, the Sino-Korean sounds cannot provide an exact reflection of the actual phonetic values of Ancient Chinese sounds, as when these sound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Korean phonology, unavoidable phonetic conversions, adaptations and adjustments were made. Specifically, syllables with labial and alveolo-dental initials cannot differentiate Type A and Type B *Chongniu* medials, while for those with velar and glottal initials, the medial -i- is present in syllables of Type A *Chongniu* characters while no medial is present in those of Types B characters. Although *Chongniu* distinction is fragmentary as reflected from Sino-Korean sou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nds of Type A and Type B *Chongniu* characters as reflected in Sino-Korean syllables with velar and glottal initials clearly attests that the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Chongniu* characters has been a genuine historical existence, and it is the most reasonable that the *Chongniu* distinction is interpreted as medial differences in *Chongniu* syllable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Sino-Korean sounds *Chongniu* 重组 syllabic restraints

（通信地址：210023 南京 南京大学文学院/汉语史研究所）

【本文责编 胡鸿雁】